

怀念老屋

老屋的床不叫床,他半躺在那个比儿子还要大两岁的土炕上。如今孙子也上大学了,儿孙自有儿孙福,自己也无所求了。吊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顺着输液管浸入那由于瘦而略显凸出的血管中,蜡黄的脸今天有些好转,微笑着看着在地上忙来忙去的她。

“你快歇会儿吧,一直不停地在地上转来转去,你不累啊……”他仍笑着,自从生病以来,脸上的笑容就很少了。

“歇什么呢,这刚回来,你看,哪都是灰尘,都还没收拾嘞。”她指了指角落的灰尘,又指了指带回来的很多没有安放的生活用品,继续忙着。

“着急什么,慢慢收拾,这回来,又不会走嘞,恩——”

“好了,你睡会儿吧,我就再收拾收拾。”

“你这一直转来转去,我眼都晕了,还怎么睡呢?”

“呵呵——”她知道他今天状态挺好的,又会说笑,不禁轻轻笑了一声,“好好好,我不忙活了,坐会儿。”边说着,边给他掖了掖被角,在炕沿边坐下。

自从他病了以后,便天天嚷着“回家”,并不是因为不在家,儿子儿媳在城里工作,为了方便照顾他们,就把他们接了过来,一晃就几年过去了,他从没说过要回去,只是偶尔也会说起,老李头儿家的猪不知道怎么样了,村东头的井里的水比自来水好喝,今年庄稼收成如何如何……儿子儿媳因为工作忙,也从没有放在过心上。可是她知道他是想老家了,那里的老屋,树木,一砖一瓦、一树一木都是陪伴他们大半辈子的,她又何尝不想呢?

生病以来,他说什么也不乐意了,就是要回去。儿子也很为难,城里的医疗条件要比农村好很多,况且工作又忙,回去的话也不方便照料,总不能把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扔”回老家。儿子是出了名的孝顺,这要是让别人都知道,老人病了就不管了,送回老家去了,哪还有脸见人。一天天的过去,药也吃着,瓶也吊着,却不见一点点好转,反而更厉害了,瘦得也快。

他很少说话,时常又有点神志不清,讲起以前的事,喊着让儿子快躲起来,要打仗了。她一边说着他老糊涂了,一边又劝儿子回老家吧,“不用你们,我还能动,能照顾了他,我也想老屋了,再说,就算你爸快不行了,那也得在老家,怎么能在外面?”她看着这样的他似乎有些生气地埋怨。儿子眉头紧皱,眼中掠过丝丝难过。终于做出了决定,她毕竟年龄大了,所以儿子女儿轮流回去帮忙照顾他,虽然累点,也没什么关系了。

老屋的墙不是白墙,也没有色彩缤纷的壁纸。她静静地看着他,他并没有睡意,坐起来,望着墙上贴满的挂历纸出神,“你看那挂历,是儿子结婚那年过年贴的,那

会儿,这屋子老是烧火做饭,熏得黑黢黢的。”她也笑了,夕阳透过小小的窗户斜斜的撒在炕上,撒在她的白发上,映在已经泛黄的挂历上,“那会儿咱们也没啥装饰的,就把挂历贴上了,当时看上去还是很好的。”“嗯,是啊。”

她看着他半靠着的炕头贴满了的报纸,仿佛又看到了他当年忙碌的身影,农村里没啥可以用来装饰的,一点报纸、挂历都是宝贝。这也只是当年了。

“明天天好的话,你就推我出去走走吧,屋里怪闷的。”他有些期待地说。

“嗯,好。外面不一样了,变化挺大的,出去溜溜也好。”的确这么多年过去了,外面不一样了。

“记不记得我刚到这儿时,那天上你家吃饭,那是第一次见你,你扎着两个麻花辫,才十七——”

“都多久的事了,怎么突然提起来了,真是——”,她突然害羞了。他们当年彼此爱慕,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恋,没有“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誓言,只有相视一笑的含蓄温婉,却做到了执子之手,与之偕老。

“那不说了”,他看了看她,知道她也记得,似乎觉得很开心,“你说村东头的井水,我喝着就是比城里的自来水好喝,还有老李头儿家的猪也不知道是不是又肥了,过年又能宰了吧,那猪肉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明天去看看老李头儿吧,好多年没见过了……”她望着他,微笑着点头。撇过脸去,泪水淌了下来,难以掩饰的悲伤从心底透过眼角折射出来,不想让他看见,随即又抹了抹脸颊。回头看他,他呼吸声渐起,该是困了吧,人老了,躺着反而睡不着,坐着就睡了。

她看看外面的天,希望明天是个好天,但不知道他醒来,还记不记得明天要出去看看,不记得也好。村东头的井水几年前就不吃了,家家户户都已换上了自来水。老李头儿身体不好,两年前就走了,当年他得知时,一天没吃饭哭了一晚上。

李琦 (山西大学)



倒映出曾经的故事……
清冽的井水中，
都是过去的幸存，
老屋老井，

穿过一条蜿蜒的小路,一片平整整齐的田畦展现在眼前,这就是乡村的菜园。乡下土地上除了绿油油的庄稼,茂盛的菜园也是很多见的,这些菜园大都选择种在比较潮湿的地方,附近有河水的浇灌,还有井水的润泽。在大地冰融万物生发的时节,人们用锄头把土地调成一块块田畦,然后分类撒下一粒粒的种子,经过几场雨水的洗礼,一棵棵幼苗如雨后天春笋拔地而出,不久便长得郁郁葱葱,油绿可人。玲珑的辣椒,圆润的茄子,一嘟噜一嘟噜地挂满青稞,就连娇嫩的白菜也像经过了细致的雕刻,紧紧地收拢起翡翠般紧密的叶片,展示出它们的生机勃勃。

北方的夏天雨水稀薄,每当天气干旱之时,总见有人挑对水桶走过,径直走向阡陌深深的田园中间,在高过人肩的扁豆架里若隐若现,不一会儿,挑出一担清冽的水来,两只硕大的青皮铁桶里水花跳跃,漱玉般四处分溅,好像告诉暗示着一种劳动的愉快。当进入菜园察看,这才知道原来此处有一口水井,光滑的井栏,湿漉漉的井台,草丛低处,掩着一坑坑浅浅的水洼。站在井前,能听到井水滴答地回流的声音,沿着井壁敲打出叮咚清脆的水音,就是这声音告诉它们它有多么深邃。

“老井”,人们这样称呼它。老井很老,从井台井壁上的墨绿苔藓上可以看出,从雕刻考究的井栏石上也可以看出。听村里年迈的老奶奶讲,从她记事起这井就存在了,年轻时她就从这口井里担水。那时的脚步是多么轻盈啊,汗水粘了刘海在额上,辫子在身后愉快地跳跃。老井不仅灌溉菜园,还担负着村

人的饮用浆洗。它水质甘甜清静,从来都不曾枯竭,在旱情严重时,乡村也能安然度过。

小时候,我经常和小伙伴在菜园里游戏,捉菜园里飞舞的蜻蜓,草丛里的蚂蚱,跑得口干舌燥时,就找几片玉米叶编成三角形的兜兜,用狗尾巴草串着,趴在井边汲水喝。井水丰沛的时候,井水很浅,离井台很近,附在井台上再借助一根短绳就可以够着,井里的水容易汲起。用玉米叶从老井里汲水喝,也是一种乐趣,只是玉米叶做的“小碗”太浅,也没法密封,眼着汲满的水不等提出井口,一兜清冽的井水就几本上漏光了。井水涨满的时候,妇女们纷纷担着水桶,用竹篮挎着全家人的换洗的衣物,在远离井台的地方支起一个石台,利用打上来的井水使劲地搓洗着,直到把衣裳洗得干干净净,再担起满载井水的水桶,挎上竹篮哼着咿呀的小曲转回家中,晒上衣裳,还不误喂猪做饭。

我学挑水是十四岁的那年夏天,先是用了一对很小的水桶担水,由于胆小,晚上老是做梦,梦见井台上结冰,尽管十分小心还是哧溜一下掉进井里。这样的梦做得多了,也就不再害怕,通过实践,胆子也就慢慢练出来了。后来胆子壮了,力气也大了,父亲才像村民那样给我做了一对稍大点的青皮铁水桶,我学会了用水桶从井水里往上打水的功夫,无论用扁担还是用绳索都难不倒我。不论井有多深,只要够得着的,都能打上水来,挑回家去。

至今那口老井还在,尽管自来水管已经通进了村里,但村民们还是习惯每个早上去老井边挑一担水,用以家中的洗洗涮涮,至于浇灌周围的庄稼,那就更是除老井外任何水源都无法替代的了,村里人总不能笨到舍近而求远。偶尔踏进村南那片菜园,还能看到井台边汲水的人。青翠的白菜豆角还在,只是队列变了,从横队变成纵队,但我总能根据水井的方向找出当年各家菜园的位置。

宋尚明 (山东省蒙阴县第一中学)

征稿启事

未名园接受长期投稿,校园感悟、行旅感思、生活随笔、连载小说……一叶一菩提,一笔一世界。

要求:字数在 800 以上(诗歌字数随意),主题不限,体裁自拟。一经刊用,即付稿酬。

注:

- ①来稿要求原创
- ②来稿注明要投稿的报纸版面+题目(例如:未名园+故乡的月亮)
- ③来稿注明个人信息:姓名、地址(寝室的话具体到楼栋号和寝室门牌号)、邮编、电话、邮箱。
- ④稿件文字请勿放在附件中,在邮件视图下呈现即可。

来稿请寄:ourhudongban@sina.com

本版编辑整理
刘润雨

